武備志

武備志卷三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隋

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詔遣楊素討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

之勿與戰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掩破其壁使退無
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
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
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素遣總管史
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
後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
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
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斬智慧因泛海掩至
泉州擒賊帥王國慶江南大定素用兵多權略馭

之濟意者唯素綠州

衆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赴敵、或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從素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能嚴之不

突厥突利可汗奏都藍可汗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爲元帥、高熲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

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遂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且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突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紿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耳、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爲左勳衞驃騎將軍、楊素

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獗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内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爲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先是晟曾出討達頭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軍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俱文帝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隸馬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諮議參軍王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諒以儀曹傅奕曉星曆問之對曰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常理耳諒不悦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

亦奇才也

又與王麟符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誕流涕苦諫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頍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安

說諒曰、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頓於霸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爲柱國、與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冪帷、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葵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

毀景且戰且築士皆死鬭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之巳無所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巳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單貴敗走聘以城降詔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帥衆數萬以討諒諒將綦毋良攻磁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公理

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乃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趨黎陽綦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杭有二心以李子雄爲上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杭來謁子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鍾

馗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領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鍾馗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柵絕陘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營於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守營素聞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

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頍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頍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頍自殺、

討高麗、命將軍宇文述于仲文辛世雄衛文昇等九人、分出諸道、會於鴨綠江西、兵皆給百日糧、又

司馬懿制公孫淵之故䇿惜不用耳

給衣資戎具火幕人率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述令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至是仲文將執文德慰撫使劉士龍固止之遂聽其還既而悔之遣人召之不至述以糧盡欲還仲文等以精銳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

復遣使詐降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度難猝獲、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辛世雄戰死、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而還、

楊玄感、素之子也、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玄感與爲深交、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將領、帝喜、寵遇日隆、頗預朝政、至是命玄感於黎

使民踴躍如此不可謂之反矣

陽督運乃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稍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民水火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主簿唐禕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召李密及弟玄挺密至玄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

肅奴亦為此事

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馬前

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子侗等、勒兵為備、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逾印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人達奚善意將精兵千人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玄挺不追、弘策退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大陽門、弘策將十餘騎

馳入宮城、餘皆歸於玄感、玄感每警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請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陁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通守、領河南道十三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城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

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筭、

帝為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李世民年未弱冠、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世民

勸之多齎旗鼓、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不納、世民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內、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不能赴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師、可前後相次、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旗旛相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賊必見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為彼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能支、定興從焉、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可汗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所料、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又入王薄、復亡去、抵其

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轉寄于游俠王秀才家、爲君明從姪懷義所告、帝令懷義與梁郡通守楊汪捕之、汪遣兵圍秀才宅、寄值外出獲免、韋城翟讓爲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卽破械出之、讓遂亡命瓦岡爲羣盜、同郡單雄信驍捷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年十七、有勇畧、說讓引衆入滎陽梁郡、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

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惟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氣挫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且巡遊楊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

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偷生草間、君言非所及也、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旣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爲時用、亦附於密、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預不決、有

必密所使

賈雄者、曉陰陽占候、言無不用、密深結之、使托術數以說讓、讓果以密言問之、對曰、吉不可言、然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然之、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徙張須陁爲滎陽通守以討之、讓數爲須陁兵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

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分兵千餘人伏林間須陁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

羣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十餘戰、未嘗勝敗、至是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至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

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
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
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
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
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累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
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
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
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
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

重自簡精兵拒絢詐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爲前驅自効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

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兵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勝兵至十餘萬人

突厥數寇北邊詔李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不滿五千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

使其覺之反是激其必仕耳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越王沖幼、政令不一、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爲守備、馳告江都、密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行掩襲、彼未能救、取之如拾芥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豪傑而資計策、選驍悍而

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於是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襲興洛倉、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相屬、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陳於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遁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彊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爲招

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後果走而被擒、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

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太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

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躡、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震稿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京兆諸縣多降、

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躬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亦帥其衆以從、淵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遣沈叔安等至太原運一月糧、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淵復書以驕之、自是使者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乏糧、劉文靜請兵于始畢可汗、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

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為隋兵尚強未易猝下李
密姦謀難測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
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
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
相附内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
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
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
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爾何以自全建成亦以
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

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亾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李淵趨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得不出淵然之乃

與數百騎先至霍邑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
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揮、將若圍城之狀、且
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召
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
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
少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
生陣、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淵兵復振、因傳呼
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投塹、劉弘基就斬之、
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

薄而登、遂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於西河、選其壯丁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武備志卷三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唐一

李密驕矜不恤士衆、徐世勣嘗譏其短、密不懌、使出鎮黎陽以疎之、洛口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羣盜來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淘米洛水、兩岸十里粲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曰、國以民

密生平驍武冠羽之後一人此將知而不用天

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不吝屑越如此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鄘邴元眞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印山以待之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旣而諸將欲戰者十七八

密又惑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魏徵亦言於長史鄭頲曰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鄭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密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驃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潰先是密士卒皆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

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祀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故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秦王世民至高墌薛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

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睺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陣羅睺軍潰世民帥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

高祖孟浪如此何以駕馭英雄

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

李密之出關也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受節度密謂賈閏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甫苦諫密密大怒揮刃欲擊之閏甫奔熊州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

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溫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南出、半渡、彥師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安、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

持百姓聞世民來相率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濕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後戰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愛

身乎、且士卒饑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糧畢集、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狥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饑、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陣、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

陳後金剛大敗後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因之屈突通殷開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爲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

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薛萬均爲幽州羅藝將會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萬均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兵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從其言建德果引兵渡水因邀擊大破之

王玄應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奏請進圍東都唐主

漢高祖入關中宋藝祖平西蜀與此爲三千古合轍

曰令取洛陽正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可悉收之子女玉帛分賜將士世民移軍青城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倖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騎五千度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敝思歸

主是協人振已衰之勢

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惟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唐主亦密勑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于唐主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若旋師、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死者相倚于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

朗之衆西救洛陽陷管州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
進兵十餘萬軍於成皐之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
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
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
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
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
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
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挫
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

諸子終身無一奇策只是積勞耳

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克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欲退守新安以乘其敝世民曰建德新克海公將驕卒惰吾扼其咽喉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之間世充潰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强何敝之乘吾計決矣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

東趣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趣鞏而去、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入武牢、將驍騎五百、出覘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逡巡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于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

此務下著策皆建德不用耳太宗將何以應之

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趨蒲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諜告曰建德伺唐牧馬于河北將襲武牢矣五月世民北濟河南

太宗生平乃常用此法

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匹牧于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出牛口置陣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

其言亦韻

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兵使拒唐兵阻朝者不得過建德揮朝者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於是大戰世民率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於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槊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爲擒雖出終必

無成世充乃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

世民率衆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世民登玉壁城觀賊顧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以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世民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銑果不爲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鎭、屢破其兵、進至夷陵、入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

因敗為勝

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若急之則併力死戰楚兵驃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出戰果敗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所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

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南方州縣望風款附

吐谷渾寇洮岷二州遣柴紹救之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

杜伏威入朝留輔公祏守丹陽公祏詐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國號宋詔孝恭李靖

直搗巢穴古每以取勝衛公猶

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先是公祏遣其將馮慧亮等將舟師、陳正通等將步騎、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渡淮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皆曰、慧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抵丹陽、掩其巢穴、靖曰今此諸柵尚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兵亦不少、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

承武敵日在察守時

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祐立計、使之持重、以老我師耳、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遇大軍與戰、大敗、乘勝逐北、兩戍皆潰、公祐棄城走、執送丹陽梟首、江南皆平、

劉黑闥據洺州、世民統兵進討、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世民度其必來決

戰預壅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敗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俱高祖

突厥頡利二可汗合兵十萬餘騎寇涇州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帝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自負盟約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

全忘大恩自誇强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乃因之帝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旗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帝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帝麾諸軍使却而布陣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出叩馬固諫帝曰吾籌之已熟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慮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耀

若待到遼所以救於此禦之

軍容示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請退蕭瑀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突厥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幽州以待之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我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

所損甚多、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頡利獻馬二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歸所掠中國戶口、

武備志卷三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二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

[illegible][illegible]大乃[illegible]功一[illegible]抹殺淮陰爲國深心得此一言方始明白田氏善

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柰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勣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illegible]

以聞

薛延陀眞珠可汗聞上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諸部兵合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强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巳敕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卿等俟其將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等、皆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即援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而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戰、率長䂸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

李世勣伐高麗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鎭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車駕至安市城攻之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眞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

曰秦王内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擧海内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恃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長四十里上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

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

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

以太宗之英敏而前失道宗之

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上從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不下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眞共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請召張亮拔烏骨

渡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若向烏骨、則建安新城之虜、必躡吾後、不如先取安市、建安、然後進、乃止、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以逼其城、城中亦增城以拒之、士卒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工五十萬、山頹壓城、城崩、會守城傳伏愛私離所部、高麗自缺城出戰、遂奪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狥、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上以遼

李靖知此言不用故卸於道宗孰破

左旱寒、草枯、木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俱

太宗

百濟爲寇、命劉仁軌劉仁願孫仁師討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

千古名

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

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仕百濟、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

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鄉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修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

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寖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爲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爲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

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
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匐遮匐
亦降於是因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
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
討突厥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
詐乃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
勁弩以羸兵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
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
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

行儉一言高于千古沾沾自表之人亦高于千古假託鬼神之

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與阿史那伏念合、詔裴行儉總諸軍討之。行儉乃縱反間、使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欵、仍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堠惶惑、來白。行儉召三

勤王非自爲也宗翻其三字便失本旨

軍謂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单使仍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屬縛溫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俱高宗

李敬業起兵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

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畜縮欲自謀窠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强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兹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



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敬猷不習軍事、其衆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

婦人不以御史監軍後乃以中官監軍愧哉

輕騎走、將入海、孝逸乃追斬之、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郭元振在涼州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彊盛、欵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

妙

更妙

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廷遁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吊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　俱則天

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佛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

絕塞無後故當如是

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畯帥兵禦之吐蕃十萬屯大來谷畯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爲

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虜大潰俱中宗
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
蕃猝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
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
合流散皆復舊業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縱
反間於其國云與中國通謀贊普誅之由是少衰
高仙芝爲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國王爲吐蕃所招
妻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通
累討不捷玄宗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爲行營節度

此一難事

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又二十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卽五識匿國也、仙芝乃爲三軍、使疎勒守提趙崇玭統三千騎趨吐蕃連雲堡、直北谷入、使撥換守捉使賈崇自赤佛堂入路、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爲柵、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娑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畢集河次、

水旣難渡將士皆以爲狂旣至人不濕旗馬不濕韉巳濟而成列矣仙芝喜曰苟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旣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排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人餘並散走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仙芝留令誠等以羸病尫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卽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領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

既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仙芝使二十人來迎云胡弩越城胡並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佯喜以號令兵士盡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下嶺三日城胡果來迎明日胡弩越迎當令將軍韋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勃律王曰不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勃律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爲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勅命賜綵物首領至

齊縛之以待我、元慶既至、一一如仙芝所教、傳諸首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爲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至、已無及矣、藤橋闊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爲吐蕃所詐借路、遂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國、

王君㚟爲隴右節度使、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㚟以其

燒草甚可制虜馬

兵疲遂整士馬以掩其後君㚟先令人潜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襲其後至青海時海水乘合君㚟率軍士乘而渡悉諾邏已渡大非川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㚟縱兵盡俘獲之

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輙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

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腰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

獻誠果遁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

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

圖矣思明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卽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

張巡至眞源哭于玄元皇帝廟遂起兵西至雍丘

守必先以戰所以外劫敵勢內固人心

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死張巡兼領賁衆潮復與戰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

子房流亞

軍聲大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淸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士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吾兵

更妙　愈妙　其衛遣兵後問

新集未練、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尊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尊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尊就館、復爲書說眞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强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

精到處

巳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嶂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嶂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淸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

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至恒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
哥舒翰禦祿山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

此時祿已覺變將生而反以自潰惜哉

不待師集而舉事古今未有不敗者

口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敝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己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遛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

出師固非翰意臨陣測敵翰亦何闇也

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龍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氊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氊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

能鬭、目眥自相殺、謂賊煙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

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
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
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
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
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
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
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
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安
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

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脇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俱玄宗